

四川荣经同心村墓地出土巴蜀符号探析

严志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摘要：荣经同心村墓地出土 366 种巴蜀符号，在种类上与四川盆地西部的蜀人区出土巴蜀符号明显具有绝对的共性；同心村部分墓葬共出相同符号的印章或部分相同的符号组合，这些印章符号可能兼具族群性与私人性的特征；同心村墓地内部存在亲缘关系。荣经同心村墓地、南罗坝村墓地、自强村墓地三处墓地之间关系紧密。通过印章符号组合可以发现由荣经、犍为、宜宾、重庆而涪陵的水路与峡江地区的联系更为紧密。荣经同心村遗址是四川盆地西南地区一处平原与山地、巴文化与蜀文化重要的文化交流的节点。

关键词：战国时期；同心村墓地；巴蜀符号

Abstract: Based on the sorting of 66 types of Ba-Shu emblems discovered on 68 artifacts unearthed from Tongxin Village cemetery, and their comparison with materials from neighboring Ba-Shu cultural cemeteries, this paper analyzed four cases of representative Ba-Shu emblems. The Ba-Shu emblems discovered in Tongxin Village cemetery are numerous and rich in diversity. Tongxin Village Site in Yingjing was an important node in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Sichuan Basin for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plains and mountains, as well as Ba and Shu cultures. Undoubted similarities were found between the Ba-Shu emblems unearthed in Tongxin Village cemetery and those from the Shu cultural area in western Sichuan Basin. Some burials in Tongxin Village yielded seals with the same emblems or similar combinations of emblems, which possibly reflect both ethnic and private characteristics. There are close relationships among Tongxin Village Cemetery, Nanluoba Village Cemetery and Ziqiang Village Cemetery in Yingjing area. Geographically and culturally speaking, Tongxin Village was a Shu cultural site, however, the same combinations of Ba-Shu emblems on seals from Tongxin Village cemetery and Ba culture burials in Xiajiang area suggest a closer tie among Jingying, Qianwei, Yibin, Chongqing and Fulin, showing a close cul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Yingjing and the Xiajiang area besides western Sichuan Basin. The discovery of unique emblems in Tongxin Village Cemetery indicates its important and distinctive role as a Ba-Shu culture site. Together with the nearby Nanluoba Village Cemetery and Ziqiang Village Cemetery, Tongxin Village Cemetery is worthy of in-depth study by Ba-Shu culture researchers.

Key Words: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ngxin Village cemetery, Ba-Shu emblems

一 同心村墓地概况

四川省荣经县同心村墓地是一处经过考古发掘的战国时期巴蜀文化的重要墓地。墓地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邛崃山东麓，是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结合过渡地带，为战国秦汉时期邛、笮与蜀人交通的必由之地，也是古南方丝绸之路的门户和必经之路。同心村巴蜀文化墓地位于荣经县县城北郊，其北距荣河500米，西距严道古城遗址1千米。20世纪80年代曾作过3次考古发掘，共计巴蜀文化墓葬35座。1984年12月至1985年1月，在荣经广播电视局大楼工地发现墓葬6座（其中1座汉代土坑墓），^{〔1〕}公布有符号的巴蜀文化器物5件。简报未提供墓葬平面图，对墓葬的年代总体判断为战国中晚期。1985年11月至1986年5月清理荣经县第二汽车队队址与县政府宿舍工地巴蜀墓26座（编号M1~M25），^{〔2〕}公布有符号的巴蜀文化器物58件。发掘报告公布了墓葬平面图，基本呈东西向分南北三排布局，最南一排4座墓M1~M4；中间一排11座墓M5~M7、M18~M25；北排9座墓M8~M11、M13~M17。另M12可能属于另一排。墓葬年代报告以为是战国中晚期，未作具体区分。1987年在1984年发掘的5座巴蜀墓西南300米处又清理4座墓（87YTM1~M4），^{〔3〕}不见有符号的巴蜀文化器物。另外，部分出版物如《巴蜀铜印》^{〔4〕}收录有5件铜印，称是出土于荣经同心村的器物，很可能也是出自同一墓地。鉴于同心村墓地发掘与资料刊布都比较充分，对一个墓地出土的资料进行综合研究有助于我们整体上对巴蜀符号的理解与把握，下文拟对这批器物上的符号进行分析。

二 同心村墓地巴蜀符号概况

同心村墓地出土有符号的器物有68件，其断代与符号信息如下表所示（表一）。

到目前为止，公开刊布材料有符号的巴蜀器物共835件，其中同心村墓地出土68件，约占8%。巴蜀符号的种类有272种，同心村墓地见有66种，约占总数的24%（图一）。巴蜀符号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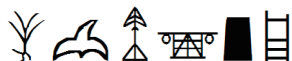
个数2844个，同心村墓地出土的符号个数为304个，约占10.7%。对比冬笋坝墓地出土有符号的巴蜀器物56件，巴蜀符号61种；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有符号的巴蜀器物39件，巴蜀符号36种；罗家坝墓地出土有符号的巴蜀器物46件，巴蜀符号有63种。可见同心村墓地出土的巴蜀符号种类及数量之多。



图一 同心村墓地出土巴蜀符号

同心村墓地出土巴蜀符号中，△、■、🐾、▲、🏔️、🏠、👤、📐、👉、👈、👗、👚、👛、👜、👝、👞、👟、👠、👡、👣、👤、👥、👦、👧、👨、👩、👪、👫、👬、👭、👮、👯、👰、👱、👲、👳、👴、👵、👶、👷、👸、👹、👺、👻、👼、👽、👾、👿、👱、👲、👳、👴、👵、👶、👷、👸、👹、👺、👻、👼、👽、👾、👿等30种符号在川西蜀人区与峡江的巴人区出现的频率相差不多。而王、👑、👒、👓、👔、👕、👖、👗、👘、👙、👚、👛、👜、👝、👞、👟、👠、👡、👣、👤、👥、👦、👧、👨、👩、👪、👫、👬、👭、👮、👯、👰、👱、👲、👳、👴、👵、👶、👷、👸、👹、👺、👻、👼、👽、👾、👿等16种符号在蜀人区的出现频率则是在巴人区出现频率的二倍以上。只有👩符号以较高的频率出现在巴人区。△、👉、👈、👗、👚、👛、👜、👝、👞、👟、👠、👡、👣、👤、👥、👦、👧、👨、👩、👪、👫、👬、👭、👮、👯、👰、👱、👲、👳、👴、👵、👶、👷、👸、👹、👺、👻、👼、👽、👾、👿等13种符号目前仅在蜀人区出现。总体上看，同心村墓地出土巴蜀符号的种类与四川盆地西部的蜀人区出土巴蜀符号明显具有绝对的共性（表二）。

这66种符号中，目前只见于同心村墓地的符号有以下6种，每种只一见：



表一 同心村墓地出土巴蜀符号器物表

编号	器类	时代	器物号	符号	出处
1	铜印	战国晚期早段	M25 : 22		[5]
2	铜印	战国中期晚段	M18 : 17	王	[6]
3	铜印	战国中期晚段	M21—B : 24		
4	铜印	战国中期晚段	M21—A : 46		
5	铜印	战国中期晚段	M21—A : 45		
6	铜印	战国晚期早段	M20 : 21		
7	铜印	战国中期晚段	M21—A : 36		
8	铜印	战国晚期早段	M1 : 9	王	
9	铜印	战国中期晚段	M17 : 27		
10	铜印	战国中期晚段	M22 : 14		
11	铜印	战国中期晚段	M17 : 24		
12	铜印	战国中期晚段	M18 : 16		
13	铜印	战国晚期早段	M7 : 22	王	[7]
14	铜印	战国中期晚段	M24 : 25		
15	铜印	战国中期早段	M3 : 2		
16	铜印	战国中期晚段	M18 : 15	王	
17	铜印	战国中期晚段	M18 : 18	王	
18	铜印	战国中期晚段	M18 : 28		
19	铜印	战国晚期早段	M19 : 33		[8]
20	铜印	战国中期晚段	M17 : 28		[9]
21	铜印	战国晚期早段	M25 : 24	王	[10]
22	铜印	战国晚期早段	M20 : 22		[11]
23	铜印	战国中期晚段	M11 : 5	王	
24	铜印	战国晚期早段	M19 : 22	王	
25	铜印	战国晚期早段	M20 : 16	王	
26	铜印	战国晚期早段	M20 : 23	王	
27	铜印	战国晚期早段	M20 : 25		
28	铜印	战国中期晚段	M21—B : 17	王	
29	铜印	战国中期晚段	M21—B : 18		
30	铜印	战国中期晚段	M21—B : 23		
31	铜印	战国中期晚段	M22 : 13		
32	铜印	战国中期晚段	M24 : 24	王	[12]
33	铜印	战国晚期早段	M25 : 23		
34	铜印	战国中期	M3 : 3		
35	铜印	战国晚期晚段	M6 : 21—1		
36	铜印	战国中期晚段	M17 : 22		

续表:

编号	器类	时代	器物号	符号	出处	
37	铜戈	战国中期晚段	M21—A : 29		[13]	
38	铜戈	战国中期晚段	M21—A : 30			
39	铜矛	战国晚期早段		?	[14]	
40	铜矛	战国晚期早段	M19 : 18			
41	铜矛	战国晚期早段	M9 : 5			
42	铜矛	战国中期晚段	M21—A : 24			
43	铜矛	战国中期晚段	M21—A : 26			
44	铜矛	战国中期晚段	M24 : 18			
45	铜矛	战国晚期早段	M1 : 2			[15]
46	铜矛	战国晚期早段	M19 : 16			
47	铜矛	战国中期晚段	M24 : 19			
48	铜剑	战国末期	M16 : 17		[16]	
49	铜剑	战国晚期早段	M19 : 21			
50	铜剑	战国末期	M20 : 15		[17]	
51	铜剑	战国中期晚段	M21—A : 34			
52	铜剑	战国中期晚段	M21—A : 38		[18]	
53	铜剑	战国中期晚段	M21—B : 13			
54	铜剑	战国中期晚段	M24 : 21		[19]	
55	铜剑	战国中期晚段	M21—A : 32			
56	铜凿	战国中期晚段	M21—A : 4		[20]	
57	铜缶	战国中期晚段	M21—A : 2		[21]	
58	铜釜甑	战国中期晚段	M21—A : 68		[22]	
59	铜戈	战国	M1 : 8		[23]	
60	铜矛	战国	M1 : 5			
61	铜矛	战国	M3 : 15			
62	铜剑	战国中期	M1 : 6			
63	铜剑	战国	M5 : 17		[24]	
64	铜印	战国中期				
65	铜印	战国晚期早段			[25]	
66	铜印	战国中期				
67	铜印	战国中期			[26]	
68	铜印	战国中期晚段		?	[27]	

注：“?”表示此符号不清楚；“，”表示符号分处两处

表二 同心村墓地出土巴蜀符号的种类、时代与巴人区和蜀人区符号对比表

符号	总数	同心村	器类	时代	蜀区	巴区
	83	21	印、耳杯	战国中、晚期、秦	40	14
	59	14	印、戈、斧	战国中、晚期、秦	32	13
	9	2	印	战国中期、战国晚期	5	2
	29	10	印	战国中、晚期、秦、汉	18	5
	15	4	矛、印	战国中、晚期	9	3
	124	18	矛、印、刻刀、盘、剑、戈、带钩、钺、罍、斧、钲、罍于、釜	战国中、晚期、秦、汉	59	27
	8	1	印、钺、瓮	战国中期、战国晚期、秦	5	1
	17	1	矛、印、戈、釜、罍	战国中期、战国晚期、秦	12	3
	23	7	矛、印、剑	战国中、晚期、秦	14	4
	32	10	印、矛、钲、带钩	战国中、晚期、秦、汉	18	9
	13	5	印	战国中、晚期、秦	7	3
	11	2	印	战国中期、战晚	8	1
	37	3	印、矛、剑、戈、豆	战国中、晚期	25	11
	43	3	印、矛、剑、戈、豆	战国中期、战国晚期、秦	27	12
	11	1	剑	战国中期、汉	7	2
	8	2	钺、矛、釜、甗、缶、印	战国中期、战国晚期、秦	7	1
	7	1	印、盘、钲、剑、罍于	战国中期、战国晚期	3	3
	105	14	矛、印、戈、剑、钟、釜、罍、罍于、勺、钲、甗、饰	战国中、晚期、秦、汉	42	35
	19	3	戈、印、矛、钟、带钩、斧、釜、钲、钺、剑	战国中、晚期	9	7
	137	16	矛、印、戈、剑、带钩、斧、钺、钟、釜、罍、豆、、钲、缶、饰	战国中、晚期、秦	62	43
	158	14	钺、钺、印、削、釜、矛、剑、戈、带钩	战国中、晚期、秦、汉	84	50
	15	2	矛、印、钟	战国中期、战国晚期、秦	4	3
	9	3	矛、印、戈、斧、剑	战国中期、战国晚期、秦	5	4
	16	2	矛、印、缶、剑	战国中期、战国晚期、秦	8	5
	14	2	矛、印、剑	战国中期、战国晚期、秦	6	5
	4	1	印	战国晚期	2	2
	8	1	矛、印、剑、钟	战国中期、战国晚期	4	3
	38	8	钺、矛、印、釜、剑、戈	战国中期、战国晚期	22	13
	35	4	矛、印、釜、剑、戈、斧	战国中期、战国晚期	17	15
	261	16	钺、印、钺、矛、剑、戈、斧、罍于	战国中、晚期、秦、汉	108	98
	35	3	矛、剑、戈	战国中、晚期	16	11
	283	14	印、钺、矛、剑、戈、斧、带钩、罍于	战国中、晚期、秦、汉	153	97

续表:

符号	总数	同心村	器类	时代	蜀区	巴区
	72	7	矛、剑、戈、豆	战国中、晚期、秦	38	27
	6	1	矛	战国中期	4	2
	8	1	印、矛、剑、勺、泡	战国中期、汉	4	3
	4	1	矛	战国中期	3	1
	5	1	矛	战国中期	4	1
	4	1	矛	战国中期	3	1
	31	2	矛、剑、戈、饰	战国中、晚期	14	13
	43	6	矛、剑	战国中、晚期、秦	19	18
	2	1	钺、矛	战国晚期	1	1
	7	2	矛、剑	战国中、晚期	4	3
	4	1	剑、印	战国中、晚期	2	2
	39	3	削、矛、剑、戈	战国中期、战国晚期、秦	17	18
	4	1	矛、缶、戈	战国中期	3	1
	225	18	钲、钺、钟、印、削、矛、剑、戈、 罍于	战国早期、战国中期、战 国晚期、秦	109	83
	20	1	钲、钺、勺、矛、剑、戈、罍于	战国中期、战国晚期、 秦、汉	2	14
	6	1	印	战国中期	3	
	2	1	印	战国中期、战晚	1	
	3	1	印	战国中期、秦	3	
	3	1	印	战国中、晚期	2	
	3	1	印	战国中期	3	
	2	1	印	战国中期	2	
	4	2	印	战国中期、战国晚期	2	
	2	1	印	战国中期、战国晚期	1	
	4	2	觚、矛、印、刀	战国中期	4	
	5	1	戈、削、杯、镞	战国	5	
	2	1	矛	战国中期	2	
	3	1	钺、剑、印	战国晚期	2	
	3	1	器盖、印、缶	战国早期、战国中期、战 国晚期	2	
	1	1	缶	战国中期	1	
	1	1	缶	战国中期	1	
	1	1	缶	战国中期	1	
	1	1	缶	战国中期	1	
	1	1	缶	战国中期	1	
	1	1	矛	战国	1	

注: 黑体字所示是同心村墓地器物

𠄎 𠄏 𠄐 𠄑，这四种符号同见于同心村铜缶（M21—A：2），为战国中期器物，符号是“𠄎 𠄏 𠄐 𠄑”。此铜缶（原报告称壘）器形硕大，盖与器之上部饰有华美云气纹样，并镶嵌绿松石装饰，是中原文化器物。这种形制的铜缶在同心村墓地仅此一件，当是相当珍贵之物。巴蜀符号阴刻于缶身器表两处，估计器物为外域输入而后加刻巴蜀符号。在这件器物上，巴蜀符号作为“文字”存在的可能性是很突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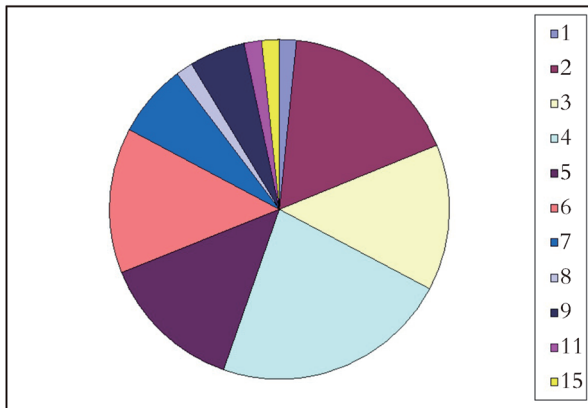
■ 见于铜印（M3：2），为战国中期器物，符号为“■ ▣ ▤ ▥”。目见于铜矛（M1：5），战国器物，符号为“𠄒 𠄓 𠄔 𠄕”。这些符号一般仅在一座墓中出现，而且一座墓中也不只出一种符号，说明𠄎、𠄏、𠄐、𠄑、■、目这些符号是族名的可能性不大。

据统计，同心村墓地出土巴蜀符号，一件器物上的符号最少有1个，最多有15个（图二）。其中，战国中期偏早阶段为4个；战国中期偏晚阶段为2~15个，战国晚期偏早阶段为2~9个；战国晚期偏晚阶段以后为2~6个。同心村墓地的时代集中在战国中期偏晚阶段与晚期偏早阶段，延续时间不长，对其符号组合的繁简变化过程不便观察（图三）。但3~7个符号组合的出现频率明显很高，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同心村墓地出土巴蜀印章的数量比较多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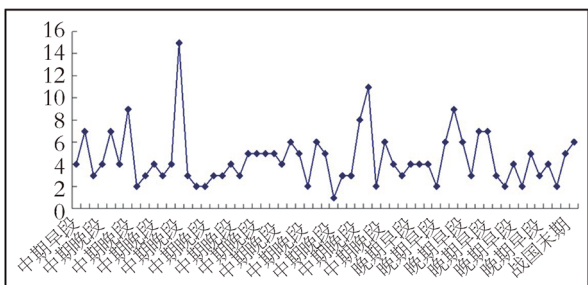
三 同心村墓地的巴蜀印章符号

同心村出土印章36件，如果加上采集的印章则共计41件，这么多数量的印章集中在一个墓地（目前发现35座墓）出土，远较其它墓地为多，如墓葬规模接近的冬笋坝墓地出土印章17件、宣汉罗家坝墓地出土印章12件，涪陵小田溪战国墓地目前尚不见有印章出土。

同心村巴蜀墓出土印章符号之间具有较为紧密的联系。如M1：9、M7：22、M11：5、M18：15、M18：17、M18：18、M19：22、M20：16、M20：23、M21—B：17诸印章皆



图二 同心村墓地出土器物巴蜀符号数量组合比例图



图三 同心村墓地出土巴蜀符号组合数量的年代变化

有符号“王𠄎”，其中M1：9、M18：17、M18：15、M18：18、M19：22、M20：16皆是“王𠄎”或“王𠄎王”（表三），表明M1、M7、M11、M18、M20、M21诸墓之间关系较为亲近，M1、M18、M19、M20则更为亲近。从空间关系上看，这4座墓葬相距很近，M18、M19、M20平行一列且相毗邻（图四）。又如M25：23、M19：33、M18：28、M24：25、M21—A：36诸印章皆含有符号“𠄎”，从空间关系上看，1986年发掘的26

表三 同心村出土有“王𠄎”符号的印章

铜印	M1：9	王𠄎
铜印	M7：22	王𠄎王
铜印	M11：5	王𠄎
铜印	M18：15	王𠄎王
铜印	M18：17	王𠄎王
铜印	M18：18	王𠄎王
铜印	M19：22	王𠄎
铜印	M20：16	王𠄎
铜印	M20：23	𠄎 𠄏 𠄐 王
铜印	M21—B：17	王𠄎王

座墓大体呈南北三列排布，M18、M19、M21、M24、M25成南北一列布于中列，其中M19、M21、M25也是基本毗邻的（图五），而这3座墓的印章中都有符号“𠄎𠄎”（表四）。部分墓葬共出相同符号的印章或部分相同的符号组合，这些印章符号似乎兼具族群性与私人性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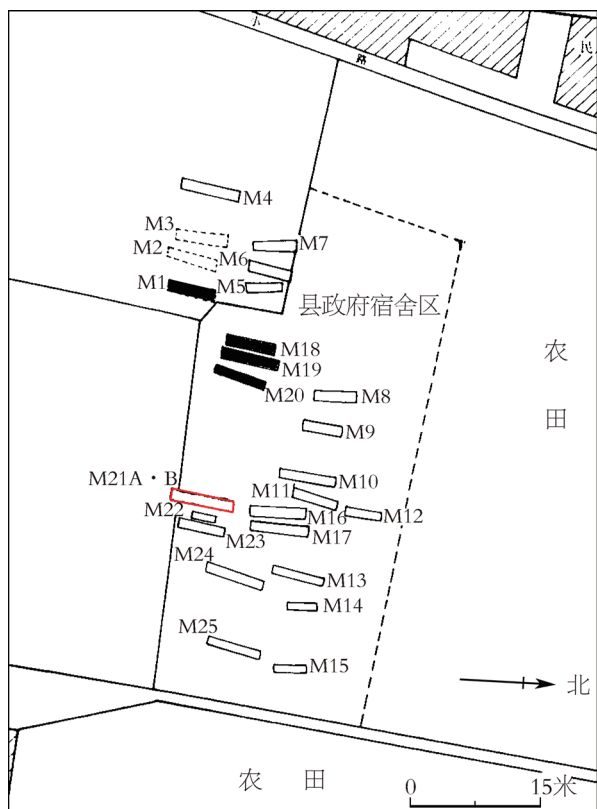
同心村墓地出土铜印还与其它墓地铜印具有相关性。

同心村墓地铜印M21—B：24符号为“𠄎𠄎𠄎𠄎𠄎”，与之符号组合相同的器物有荣经县附城乡南罗坝村墓葬铜印M9：25，^[28]印高0.6、直径2.3厘米，另外与荣经县烈太乡自强

村墓葬M1：25^[29]印符号相同。同心村墓地铜印M21—B：17符号“王𠄎𠄎王𠄎”，同墓地出土的铜印M11：5符号为“王𠄎𠄎𠄎𠄎”，与之相近的当数犍为县五联乡出土的铜印，^[30]符号为“王𠄎𠄎𠄎𠄎𠄎？”。

同心村墓地铜印M17：28符号为“𠄎王”，符号近同的有荣经县烈太乡自强村墓葬铜印M1：29。^[31]同心村墓地铜印M17：27符号为“𠄎𠄎𠄎”，符号近同的有成都百花潭出土铜印、^[32]荣经县烈太乡自强村墓葬铜印M1：23。^[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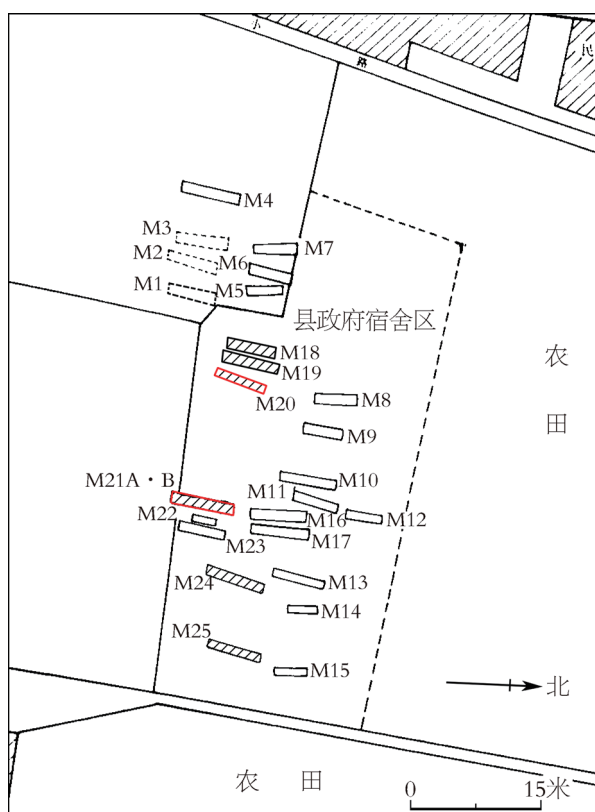
以上与同心村墓地诸铜印符号近同者皆为与同心村墓地地理位置毗邻的蜀文化墓地出土者。如附城乡南罗坝村墓地、烈太乡自强村墓地，其与同心村墓地皆位于荣经县县城近郊，罗坝村墓地与自强村墓地出土铜印也相互间有同符号组合。以上6例相同符号铜印说明，荣经同心村墓地、南罗坝村墓地、自强村墓地三处墓地之间关



图四 同心村墓地 M11、M18、M19、M20 空间关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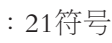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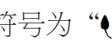


表四 同心村墓地出土有“𠄎𠄎”符号的印章


铜印	M25：23	𠄎𠄎
铜印	M19：33	𠄎𠄎
铜印	M18：28	𠄎𠄎
铜印	M24：25	𠄎𠄎王
铜印	M21—A：36	𠄎𠄎








图五 同心村墓地 M18、M19、M21、M24、M25 空间关系图

系紧密,人员联系密切,研究时宜统合视之。

同心村墓地铜印M20:21符号为“”,与之符号组合相同之器有犍为县金井乡万年村墓葬铜印M6:40,^[34]符号为“”,两印皆为战国晚期早段。推测巴蜀符号中“”“”可能是同一符号,后者为前者的简写或省略。

同心村墓地铜印M20:25符号为“”,符号近同的有冬笋坝墓葬出土铜印M41:20,^[35]皆战国晚期早段器。

同心村墓地铜印M18:17符号为“王王”,有明确出土地点是重庆市涪陵区镇安镇镇安遗址出土铜印,^[36]符号为“王”,其中一符号不清,有可能也是“王”。同心村墓地铜印M18:15、M18:18符号为“王王”,符号近同的有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楼东乡沙坝村M3铜印,符号为“王王”。^[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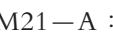




以上诸印符号组合与峡江地区的巴人墓所出印相同,以点为线构画,可以发现由荣经、犍为、宜宾、重庆而涪陵的水路的联系。相较于成都一带蜀人核心区的联系,荣经墓葬所出铜印符号似与峡江地区的联系更为紧密。而M3:2、M3:3、M17:24、M18:16、M20:22、M21-A:46、M21-A:45、M21-A:36、M21-B:18、M21-B:23、M22:14、M22:13、M24:24、M24:25、M25:24、M25:22诸印符号组合目前尚不见有相同者,这种唯一性印文指向墓主的私用之物,但M3、M21-A、M21-B、M22、M24、M25皆有两印或数印为目前唯一的符号组合,符号组合又不同,其单纯为墓主私名的可能性不大。





四 同心村墓地巴蜀符号的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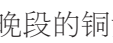

同心村墓地还出土有矛、剑、戈等兵器,其上巴蜀符号形成了不同的组合。这种组合,有的见于不同的遗址,我们可以据此来观察不同遗址间的关系。

(一) “”组合

此组合见于同心村墓地战国中期晚段的铜戈

M21-A:29,同墓地所出铜矛M24:18有符号“”,铜剑M1:6的符号为“”,^[38]战国晚期早段的铜矛M1:2有符号“”,此4件器物符号中皆有“”。另外,铜戈M1:8的符号“”也近同。

与之符号组合近同的器物有战国中期晚段的什邡市城关战国墓铜剑M38:30有符号“”,^[39]宝兴县陇东乡汉塔山墓葬出土铜剑M63:3符号为“”,^[40]成都市北郊羊子山第172号墓出土3枚铜印符号皆为“”,^[41]广汉供销社出土铜剑符号为“”,^[42]以上6件器物宜断为蜀人之物。

另外,巴人区的冬笋坝墓葬出土战国中期晚段的铜戈M3:11符号为“”,^[43]组合相同。同心村墓地铜剑M19:21的符号为“”,与宣汉县罗家坝墓地战国晚期早段M31:12^[44]铜剑上“”的符号组合基本全同。

(二) “”组合

此组合见于同心村墓地铜矛M21-A:26,与其组合近同的有大邑县五龙乡机砖厂墓地铜矛M3:4,^[45]峨眉符溪公社砖瓦厂1974年出土铜矛,^[46]这2件都是战国中期晚段器物。

(三) “”组合


此符号组合见于同心村墓地出土战国中期的铜剑M5:17、M24:21,战国晚期的铜矛M19:18。

与此符号组合相同的器物,见于峡江巴文化区的有冬笋坝墓地出土战国中晚期铜剑,^[47]丰都县白沙镇出土的铜剑,^[48]云阳县高阳镇青树村李家坝墓地战国中期晚段的铜矛M51:1,^[49]宣汉县罗家坝墓地战国中期的铜矛M40:1,^[50]铜剑M28:30,^[51]铜剑M55:5,^[52]湖北省荆门市市陵铺镇美满村罗坡岗墓地铜剑M52:1,^[53]四川省高县文口公社黄泥坳出土铜剑。^[54]

见于成都平原蜀文化区的则有战国中期早

段的什邡市城关战国墓的铜戈M92-1:10、^[55]铜剑M69:12、^[56]战国中期晚段的铜剑M16:8、^[57]铜矛M38:6、^[58]四川省彭州市致和镇红瓦村青铜器窖藏出土铜矛、^[59]四川省郫县晨光公社向阳大队战国船棺葬出土铜剑、^[60]成都市石灰街出土铜矛、^[61]四川省蒲江县鹤山镇飞龙村盐井沟花样年小区出土战国晚期铜剑2006CPHM3:1、^[62]宝兴县陇东乡汉塔山墓葬M38:1、^[63]荣经县附城乡南罗坝村墓葬战国中期晚段的铜剑M1:43。^[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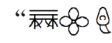



(四) “”组合

此组合见于同心村墓地铜剑M21-A:34,同墓所出铜剑M21-A:32的符号则为“”。

与此符号组合近同的见于蜀文化区的有昭化宝轮院战国墓M21:2、^[65]犍为县金井乡万年村墓葬M6:2、^[66]芦山县兴隆乡的铜剑、^[67]郫县红光公社独柏树墓葬铜矛、^[68]什邡市城关战国墓M61:5。^[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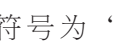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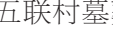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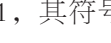
见于巴文化区的有冬笋坝墓葬M6:8、^[70]M9:7、^[71]M34:2、^[72]M37:2、^[73]涪陵县小田溪战国土坑墓M1:16、17、19、20、^[74]开县渠口镇云安村余家坝墓地M8:1、^[75]云阳县高阳镇青树村李家坝墓地M43:3、^[76]宣汉罗家坝墓地铜剑M17:7、^[77]云南省昭通市水富县张滩墓地M8:16。^[78]

(五) “”组合

同心村墓地铜戈M21-A:30符号为“”，铜剑M21-B:13符号为“”，M21-A与M21-B两墓同坑，发掘报告认为两者是夫妇墓。其与M16的关系紧密。铜剑M16:17符号有“”。与此三器符号近同的有四川省成都市光荣小区出土铜矛92CGM5:40的符号为“”，^[79]1964年成都百花潭出土铜矛则有符号“”。^[80]

(六) “”组合

同心村M21-A:38铜剑为战国中期晚段器，

符号为“，”。与此组合近同者有1977年四川省犍为县金井乡五联村墓葬出土铜剑M1:1,其符号为“，”。^[81]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荣经同心村墓地出土器物上的巴蜀符号组合，总体上与川西成都平原的蜀人区出土的巴蜀符号组合有更多的一致性。这些现象表明，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中晚期，四川盆地的西部边缘地带，同心村居民与成都平原的陆路的交通与文化联系是紧密的，文化上也具有明显的一致性，显示其文化的使用者可能也是同一个族群。但同时，据同心村出土印章与部分铜器符号的组合来看，其与峡江地区一带巴文化居民的水路联系也是相当的紧密。远至宣汉罗家坝墓地出土数器的符号组合与同心村都有完全一致的情况，如罗家坝铜剑M31:12、铜剑M17:7、铜矛M40:1、铜剑M28:30、铜剑M55:5等，同心村与罗家坝所出者符号皆同。换言之，巴人在四川盆地西南部的活动，其范围与影响已经超越宜宾等地，并经岷江等水道向北释放了相当的影响。

五 同心村墓地高出现率符号对比研究

同心村墓地出土的巴蜀符号中，有一些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有对比研究的可能与意义。

(一) “𠄎”

就目前刊布的材料所见有11件钟形符号。“𠄎”这一符号见有出土地点的有荣经、什邡、新都、蒲江、宣汉。“𠄎”仅出现于印章中，也说明在当时巴蜀人的社会意识里，印章是一类重要的标示物，鉴于出有“𠄎”的墓葬级别比较高，拥有“𠄎”印章者，当是蜀人社会中的高地位者。“𠄎”是一个与“𠄎”常组合出现的符号。“𠄎”与“𠄎”的组合，仅出现于印章中，也说明在当时蜀人的社会意识里，印章是一类重要的标示物，鉴于出有“𠄎”的墓葬级别比较高，拥有“𠄎”与“𠄎”印章者，当是蜀人社会中的高地位者。而其中的方形印的持有者的权位似乎要比持有圆形印者为高。上文所举11件印

中, 方形印的尺寸都相对较大, 其中考古出土的方形印边长都在3厘米以上, 而圆形印直径都在3厘米以下。而且方形印的装饰都较为精美华丽, 如新都马家木椁墓方印与蒲江县东北乡墓葬M2: 25印纹。同心村墓地M21、M22两墓出土有M22: 13、M21-B: 23两印皆有𠄎符号, 而M21是同心村墓地诸墓中随葬品最为丰厚者, 其中M21-B随葬品有45件, 其中陶器27件、铜器14件; M21-A随葬品有73件, 其中陶器30件、铜器42件, 特别是随葬品中兵器戈、矛皆以5件配置, 显示出其中当地群团中的最高地位。M22墓葬规格不大, 但空间位置上紧挨着M21, 两墓显示出非常紧密的关系。与同心村墓地关系密切的自强村M1: 36^[82]“𠄎王★王𠄎𠄎”、南罗坝村M5: 22^[83]“𠄎𠄎𠄎”也发现有𠄎符号, 笔者以为荣经一带在战国中、晚期阶段确当是蜀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聚点。

(二) “𠄎(𠄎)”

铸有这一符号的器物同心村墓地出土3件。𠄎符号的使用时间流行在战国时期, 战国中期晚段与晚期早段相对集中, 这一时间段也正是巴蜀符号最为盛行的阶段。从地域上来看, 𠄎符号的使用是从川西的蜀人区开始的, 尤以成都附近最为集中, 战国中、晚期时向南、北、东扩展至巴蜀全境, 成都一地的使用情况却相对减少了。^[84]

同心村墓地之外, 𠄎符号较集中的出现在什邡市城关战国墓地与宣汉罗家坝墓地。出有带𠄎符号铜器的M21-A、M21-B是同心村墓地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 应该是同心村墓地的顶层人物的墓葬。由此看, 𠄎符号在同心村墓地所使用的人群中似乎与人的社会层级有正相关性。

(三) “𠄎”

“𠄎”符号的年代分布范围从战国中期延至秦代, 集中于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晚期这一时间范围内, 流布时间比较短暂。^[85]关于“𠄎”符号的族群关系问题, 目前所见其器物出土地有冬笋坝、云阳李家坝、宣汉罗家坝、开县余家坝、涪陵小田溪、昭通张滩; 昭化宝轮院、什邡

城关、郫县独柏树、荣经同心村、大邑五龙乡、犍为万年第村等巴、蜀族群分布区, 应该是流布于巴蜀文化区的共同符号。只是“𠄎𠄎𠄎”的组合在峡江地带的巴人区有更大的流传性, 也更具特色。但同心村墓地出土“𠄎”符号的器物有3件, 大墓M21-A出土2件皆有“𠄎𠄎𠄎”组合, 显示其作为当地社会顶层人物与外界巴人的交流。

(四) “𠄎”

“𠄎”符号多见于印章, 只1件出现在耳杯里。流行的年代范围从战国中期延至秦代, 蜀文化区都能见到此符号, 以蜀人区多见。但同心村墓地此符号最为常见, 达21件, 占目前所见诸“𠄎”符号器的四分之一。1986年发掘的同心村26座墓中, 其中11座墓有出土, 约占半数。其中M17、M21-A、M21-B出此符号印2件, M18出有3件, 而M20出有4件。且这些墓葬空间位置临近, 印章符号组合近同, 从而显示出墓主之间特别亲近的关系。“𠄎”符号对于同心村墓地在族群的认识上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六 结语

上文从总体上对同心村墓地出土的巴蜀符号进行了整理归纳, 并与临近的巴蜀文化墓地出土符号资料进行了对比, 对4例有代表性的巴蜀符号进行了整理分析。认为同心村墓地的巴蜀符号数量、种类多样, 荣经同心村遗址是四川盆地西南地区一处平原与山地、巴文化与蜀文化重要的文化交流的节点。同心村墓地出土的巴蜀符号的种类上与四川盆地西部的蜀人区出土巴蜀符号明显具有绝对的共性。荣经同心村墓地、南罗坝村墓地、自强村墓地三处墓地之间关系紧密。同心村虽然在地理与文化上属于蜀人, 但其文化面貌, 特别是巴蜀符号印的符号组合与峡江地区的巴人墓所出印相同, 可以发现由荣经、犍为、宜宾、重庆而涪陵的峡江地区的联系更为紧密, 显示出其与四川盆地西部、峡江地区之间紧密的文化联系。同心村墓地也有自己独有的巴蜀符号, 是一处重要而独特的巴蜀文化的遗址, 其与近旁

的南罗坝村墓地、自强村墓地一起,值得巴蜀文化研究者的深入探讨。

注释:

- [1]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四川荣经同心村巴蜀墓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1期。
-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212~280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 [3] 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四川荣经县同心村巴蜀墓的清理》,《考古》1996年第7期。
- [4] 高文、高成刚编著:《巴蜀铜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 [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265页。
- [6]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261页。
- [7]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263页。
- [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264页。
- [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263页。
- [1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264页。
- [1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261页。
- [1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263页。
- [1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237页。
- [1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245页。
- [1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247页。
- [16]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251页。
- [17]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250页。
- [1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251页。
- [1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250页。
- [2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

- 第257页。
- [2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235页。
- [2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233页。
- [23] 同[1]。
- [24] 高文、高成刚编著：《巴蜀铜印》，第35页。
- [25] 高文、高成刚编著：《巴蜀铜印》，第38页。
- [26] 高文、高成刚编著：《巴蜀铜印》，第29页。
- [27] 高文、高成刚编著：《巴蜀铜印》，第22页。
- [28] 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四川荣经南坝村战国墓》，《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
- [29] 李晓鸥、刘继铭：《四川荣经县烈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7期。
- [30] 四川省博物馆编：《巴蜀青铜器》，第202、203页，成都出版社、澳门紫云斋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
- [31] 同[29]。
- [32] 高文、高成刚编著：《巴蜀铜印》，第52页。
- [33] 同[29]。
- [34]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犍为金井乡巴蜀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90年第5期。
- [35] 四川省博物馆编：《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61页，文物出版社，1960年。
- [36] 重庆市文物局编：《三峡文物珍存——三峡工程重庆库区地下文物卷》，第68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
- [37] 刘志岩：《四川宜宾沙坝战国至西汉墓地》，国家文物局主编：《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93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
- [38] 同[1]。
- [3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第157、159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 [40] 四川省文管会等：《四川宝兴汉塔山战国土坑积石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第3期。
- [41]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 [42] 四川省博物馆编：《巴蜀青铜器》，第104页。
- [43] 四川省博物馆编：《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45、53、121页。
- [4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宣汉罗家坝》，第125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 [45] 四川省文管会、大邑县文化馆：《四川大邑五龙战国巴蜀墓葬》，《文物》1985年第5期。
- [46] 刘瑛：《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7，第18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
- [47] 四川省博物馆编：《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51页。
- [48] 四川省博物馆编：《巴蜀青铜器》，第103页。
- [49]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第275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 [5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宣汉罗家坝》，第190~191页。
- [5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宣汉罗家坝》，第112~113页。
- [5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宣汉罗家坝》，第242页。
- [5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编著：《荆门罗坡岗与子陵岗》，第50、349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 [54] 何泽宇：《高县从废品收购站拣选出一把巴式剑》，《四川文物》1984年第3期。
- [5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第117页、120页。
- [56]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第95~96页。
- [57]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第149页。
- [5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第155页。
- [59] 彭州市博物馆编：《彭州文物撷珍》，第30页，

-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4年。
- [60] 郫县文化馆:《四川郫县发现战国船棺葬》,《考古》1980年第6期。
- [61] 四川省博物馆编:《巴蜀青铜器》,第126页。
- [62]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蒲江县文物管理所:《蒲江县飞龙村盐井沟古墓葬》,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11)》,第360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 [63] 同[40]。
- [64] 同[28]。
- [6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元市文物管理所:《广元市昭化宝轮院船棺葬发掘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207页。
- [66] 同[34]。
- [67] 周日琏:《四川芦山出土的巴蜀文化器物》,《考古》1991年第10期。
- [68] 李复华:《四川郫县红光公社出土战国铜器》,《文物》1976年第10期。
- [6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第219页。
- [70] 四川省博物馆编:《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44、53、117页。
- [71] 四川省博物馆编:《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50页。
- [72] 四川省博物馆编:《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49页。
- [73] 四川省博物馆编:《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50页。
- [74] 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
- [75] a. 山东大学考古系等:《重庆开县余家坝墓地2000年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3年第4期;
b. 山东大学考古学系等:《开县余家坝墓地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第676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 [76]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第274~275页。
- [77]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宣汉罗家坝》,第86页。
- [78] 昭通市文物管理所、水富县文化馆:《云南昭通水富张滩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9期。
- [79]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光荣小区土坑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11期。
- [80] 四川省博物馆编:《巴蜀青铜器》,第131页。
- [81]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犍为县巴蜀土坑墓》,《考古》1983年第9期。
- [82] 同[29]。
- [83] 同[28]。
- [84] 严志斌、洪梅:《巴蜀文化水草形符号试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7期。
- [85] 严志斌、洪梅:《试析巴蜀文化的笋形符号》,《四川文物》2017年第1期。

(责任编辑 张春秀)